



黑土美文文学丛书

# 四叶草

梅 榛 方 晓 著  
田 伟 明 岫 玫



北方文艺出版社

梅 榛 三棵树往事  
方 晓 掌纹的故事  
田伟明 心知道灵犀的方向  
岫 玫 远岫依依  
文心旅程  
拙笔素描

舟  
晓  
知

苜蓿草，通常只有三叶，叶状呈心形。  
在十万株苜蓿草中，你可能会发现一株四叶  
草，因此，四叶草又名幸运草。



目 录

梅 榛 三棵树往事

三棵树往事.....	3
我的中学记忆 .....	58
少年龙龙有点烦 .....	76
邻家女孩苗立杰 .....	82
老韩养鸽子 .....	84
老韩养鱼 .....	86
老梅也写诗 .....	88
滴水 .....	90
向狼学习吧 .....	93
下着雨，独自喝酒 .....	95
九月无语 .....	97
红磨房 .....	99
名片江湖.....	101
怀念那条“船” .....	105

方 晓 掌纹的故事

掌纹的故事.....	109
给心灵让座.....	112

生死之门·····	114
女人爱洗澡·····	116
美人靚自苦寒来·····	118
东南西北人·····	121
母亲与海·····	125
写给春天·····	128
北方的狼·····	130
风起西部·····	133
丝路花雨·····	134
伐檀·····	135
等待·相逢·····	136
问情三叹·····	138
我的跨世纪·····	142
老田在江湖·····	146
拥抱世界·····	151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	153

田伟明 心知道灵犀的方向

留住夏天·····	157
草木鲜烈 天空蔚蓝·····	158
别样的世界 别样的你·····	159
心知道灵犀的方向·····	160
感动·····	161
大雪时节·····	162
努比不懂·····	163
狗狗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64
在追忆的快乐里藏起思念的忧伤·····	166

## 目 录

不再有思念的忧伤·····	167
在一个四等小站遇到的·····	168
只能挂黑板上·····	169
身轻如羽·····	171
青春的薪火相传·····	173
想起那些宁静的日子·····	174
缘在经意无意间·····	176
扫天婆·····	178
生育的困惑·····	182
过年，心灵的归期于家园·····	186
冷眼看足球·····	189

### 岫 玫 远岫依依

走过生死离别·····	195
遥远的小村庄·····	203
家族的叙述·····	207
外婆身边的童年·····	210
欢乐的家园·····	214
艰辛的大学梦·····	219
一个人的路·····	224
做女人真好·····	226
“永久”的记忆·····	229
编辑生涯·····	232

### 岫 玫 文心旅程

从《呼兰河传》看作家的生活对创作的影响·····	237
诗心·爱心·匠心·····	244

## 四叶草

试论舒婷诗的观照方式·····	246
《红高粱》与民族的“根”·····	255
黑暗中的抗争·····	257
充满苦难和希望的歌声·····	260
一部探讨国民性的小说·····	263
编辑的个性与图书特色·····	268
那一串闪光的名字·····	273
告慰黑土地上的英灵·····	277
远处，驶来一片心帆·····	282
博雅文心·····	286

## 岫 玫 拙笔素描

商海轻舟·····	291
他心中翠绿着希望的芳草地·····	297
创造光明的使者·····	302
她在丛中笑·····	306
走进伊甸园·····	310
晶莹的心灵·····	318
东方女性的钢铁之梦·····	322
不倦的歌者·····	329
十八岁的女儿一朵花·····	333
奔波在城乡间的父母·····	341

梅榛

三棵树往事





## 三棵树往事

谨此纪念我的父亲母亲  
并给闯关东的后代

——题记

### 老 树

不知从何时起，一位带着淘金梦的山东人来到老榆树下，他拍拍老榆树吆喝了两嗓子，嘿嘿！老伙计咱俩做个伴。于是树下搭起个马架子，架子里住着人，这就成了家。一家，两家……树下生活着一个生机盎然的山东部落。

听母亲说，传说中的三棵树，是三棵百年古榆，其中一棵就长到老李头的菜园里。那树长得神壮，几个大汉扯手合抱，树枝丫杈，遮天蔽日，风摇树动，挖掌瑟瑟，像来自远古的祈祷。

母亲见到的也只是一个树墩子。

小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围着菜园转，想那树的神灵一定在那菜园里，在那片马兰花里，马兰花就盛开在那个如磨盘的树墩周围。

菜园的周围林立着杂木杆排成的栅栏，栅栏不仅结结实实，而且高高大大，大人要想往里看，必须猛蹿两个高。夏天的时候，栅栏上爬满了不知名的青藤萝花，五颜六色的花掩映其中，

时而伸出几朵青紫色的大喇叭花，时而垂下几枝白绿色的啤酒花。一棵金黄色的向日葵，竟疯长过栅栏，探头探脑地往外张望。我那时的心情和这棵向日葵一样，盼着自己一夜长过栅栏，往园子里看看。

菜园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老头弓腰驼背，满脸怒气。老太腰杆挺直，黑脸朝天。大家暗地里叫他们对地公公、朝天婆婆。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没了，他们守着菜园就像守着早夭的独子，封闭了与外界的交往。小孩别说进他们的菜园，就是大人贴近菜园走，公公都会黑着脸冲你大吼一声。如你稍有怠慢，婆婆就会跺着脚骂你一个时辰。

菜园的主人不跟别人来往，别人也不屑于跟他们来往。母亲是个例外。当母亲领着我的手走进菜园，对地公公那张古铜色的永远带着怒气的脸上竟流淌出了笑容，腰也直了好多。朝天婆婆笑得像朵挤干水分的黑菊花。我虽然不受欢迎，但也受到常人得不到的礼遇。对地公公通常送我一朵粉红色的马兰花，朝天婆婆塞给我一块黑呛呛的白面烙饼，命令到：老实坐着，我和你娘拉呱。“拉呱”就是山东话“聊天”。

那时候的菜园在我眼里真是“菜园深深深几许”。在婆婆和母亲聊得热乎时，也就是朝天婆婆拍着大腿一边骂一边笑的时候，我会一溜烟地跑到菜园深处去探访老榆树。

老树形已不在，但神灵依然。一见大树墩，就让你看到横空出世的树杈，听见婆婆悠远、风摇叶摆的响声。我现在明白，两位老人细心守护的，不仅仅是菜园，还有一份和我一样的感受。

树墩的左环是一片韭菜，韭菜正长得整齐精神，碧绿碧绿，密密匝匝，轻风掠过纹丝不动。挨着韭菜是几垄青菜，油菜是深绿色的，小萝卜是正绿色的，生菜是浅绿色的，远远望去色彩渐变，由深渐淡，淡到尽头是几垄藕荷色的茄子，淡荷色的茄秧挂

着油彩重抹的果实。漫过这片菜畦，周边是欣欣向荣的向日葵。向日葵下面零星散落着几簇天星星。

树墩的右环是葡萄架、黄瓜架、丝瓜架、葫芦架、豆角架，架上垂着青色的果实，越过这片精致的、挂满果实的长廊是数十垄青玉米。

大树墩静卧在一片马兰花中。

马兰花有白色的，有粉红色的，有紫色的，一簇一簇的，婀娜多姿或开或合。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马兰花是珍奇的花。当时正上演一部儿童剧，名字就叫《马兰花》。里面有一首歌至今会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快开花。剧里有两位姐妹，一位叫大兰，一位叫小兰。小兰勤劳美丽善良，大兰好吃懒做，俩人都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具体的故事记不清了。但有一只大黑猫印象极深。大黑猫很坏，是一个反派角色，它抢走了马兰花，把剧情推向高潮。

菜园里也有一只大黑猫。这只黑猫黑得叫绝，通体闪着绸缎一样的光泽，两只眼睛时而闪着褐色时而闪着绿色。我非常讨厌这只大黑猫，生怕它抢我的马兰花。所以每次去，都扯着母亲的衣襟，躲躲闪闪，偷眼瞄着它。大黑猫显然发觉了我对它的无礼貌，每次见我来，它都傲慢地伸伸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冷不丁地冲我一声怪叫。我小时的外号叫哭巴精。大黑猫一叫，我准哭。一哭，不但告大黑猫一状，还能多得几朵马兰花。为了美丽的马兰花，我不知流下多少眼泪。大黑猫不知挨了多少揍。

大黑猫挨一次揍，就给我记一笔账。

后来，大黑猫对我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见我来了，连眼皮都懒得翻。当大人们忘了我俩的时候，当我坐在大树墩上出神的时候，大黑猫毫无声息地站了起来，远远地盯着我，

然后头朝下，腰弓起，像一支黑色的箭从我身边射过。我惊得连哭都忘了，方知不是它的对手。老谋深算的黑猫站在远处，得意地看着我，一脸的坏笑，然后消失在菜园深处。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菜园的主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里先是盖上了房子，房子里住上了陌生的人家，陌生的人家里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陌生人家的烟囱总是冒着咕咕的黑烟。看着上升的黑烟，我总是想起那只大黑猫，它通体黑得美丽怪异，像一匹凌空抖落的黑缎子。

原来大榆树、马兰花、大黑猫都是我童年的朋友。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是这样的：

这条寂寞的老街很宽很长，没有始也没有终，街心一站，街天一色，首尾相连。就像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

街灯下，大黑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脸坏笑地看着我，傲慢地伸伸腰，只做出一个飞跃的假动作，然后迈着猫步优雅地走进天际。我立在街心，一阵怅然。

老街起风了。

街心的百年古榆伏地。

榆叶落了满街，厚厚的，绿绿的，风舞着，树叶不舞，她们陪着倒伏的古榆，听着古榆下生生息息的人们悲欢离合的故事。

## 老 屋

### 黄河的风

老屋建于何时，母亲在世时不曾提过，母亲过世后，我不知道该问谁了。母亲是这条街的老人，是这条街的“史书”。

老屋的离去我是记得的。

那是一个暖风熏透的五月。父亲在他隐居的江心岛上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劳作着，苞米播下了；土豆种完了；地脚边，他为女儿们种下几株大红菇蕈；窝棚前撒下了百合、野菊……种子在湿润的泥土里缓缓伸展，芽儿已听到了外面世界的风声雨声，听到了父亲劳作的喘息声，这一大片勃勃的生命就要破土而出。这时，父亲倒下了。

父亲肝癌已晚期。在当时，这还是个陌生的病名。

当父亲得知病情后，坚持从医院回家。他拄着拐杖，号令着大哥把已成危房的老屋推倒了。

新房立起来了，父亲永远地倒下了。

上房梁那天，大哥把父亲背到工地，父亲亲手在房梁上系了一块红布条。后来，系红布条的那间房子始终没有装修天棚。那垂挂的红布就像父亲的心，温暖着我们，昭示着我们，陪伴着我们的母亲走过最后的时光。母亲过世时，灵床就停在这深绛色的布条下。

父亲病重期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邻居盖老师一家的深情厚谊。

老屋推倒后，我们一家暂住在盖老师家。盖老师家有三间草房，外间是厨房，里面是两个套间的居室。盖老师一家八口挤进了里间，外间让给了我们。

那时父亲已不能起床了，皮肤眼珠都黄了。肝病是传染的，盖老师是教生物的，他比我们更清楚这点。可是，盖老师六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每天都在父亲身边出出进进，像对待祖父一样亲切、自然。

盖老师每天下班后都会坐在父亲身边聊上一阵，他们有时很开心，有时会落泪。非常遗憾，那时我太小，无法理解一位生命尽头的老者和一位生命行进中智者的谈话。现在想来，盖老师是父亲弥留之际精神上最珍贵的慰藉。

有一天，我去建房地，不小心踩翻了一壶开水，把脚烫起一层水泡。那时的疼痛我已记不得了，但盖师母情急之中抓起饭盆冲上药给我洗脚的情景至今不忘。那年我 11 岁。

房子刚刚建成，门窗还没安装，间隔也没砌完，大哥就急急地砌了一铺火炕，把父亲背了回来。

搬进新屋的那个晚上，天空挂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微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吹了进来，屋里弥漫着泥土的芳香。

父亲躺在炕上用手摸摸湿漉漉的泥墙，冲着母亲笑了笑。母亲把父亲扶坐起来，两人低低地说话。母亲把脸埋在父亲的手里无声地落泪，父亲仰着头久久凝望窗外那轮已经半缺的月亮。月光如水，新屋一洗如晶。

搬进新屋一周后，父亲走了。父亲离世后的一个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父亲最后的日子，每个细节都像繁花似锦的梨树长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去世前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好几十人日夜守候。除了老邻旧居，好些人我是不认识的。一时间，贫穷、平淡、门可罗雀的家门，竟车水马龙。本该哭泣的时候，我的兴奋却大于悲伤。在父亲离去的头一天，我竟然率领与我年龄相仿的众侄儿们跳起了皮筋。我们这一群年幼无知的孩子，觉得这是家中最繁华的日子。

后来听母亲说，那些不熟识的人，父辈曾得到过父亲的帮助。那时的人们情感多浓厚，下辈子的人往往还能想上辈子人的事。现在能记住昨天事的人已经不多了。

母亲握着父亲的手说：“走吧老头子，别麻烦这么多人了，他们家里人要吃饭的。”父亲含笑点点头。

父亲走时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父亲的棺椁请木匠在家制作的，从选材到制作都由父亲过目。

棺材做得极为精细。上漆前，憨厚的二嫂没日没夜地用砂纸打磨了好几遍。十多年后，墓地迁移，父亲的棺木完好如初，红漆斑驳，棺头的字依稀可辨。

棺木制好后，抬到父亲面前，由父亲指点着，从盖棺、起灵、行棺演练了一遍。

第二件，寿衣先由我二哥试穿。那是一套清朝款式的长袍马褂，圆帽顶上有一枚鲜红的顶子。

二哥是个京剧票友，他盛装打扮，迈着标准的台步，展示给父亲。父亲像是在看二哥唱戏，欣喜地点点头。二哥满面泪水。

第三件，面教我大哥“指路”。大哥站在当院的一个方凳上，面向西方，父亲教一句，大哥喊一声：“爹，西方大路去！”大哥悲怆的喊声，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父亲的灵魂在那一刻，由自己



指引着去了另一个世界。

东方刚露鱼肚白，星星还没有完全隐去，父亲走了。三四百米的院落跪满了人。

在我印象中，父亲就是个种地的老头，沉默，务实，平常。当他告别尘世走向虚无的时候，那从从容容的态度，给了我提示，这是位矛盾的老人，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一定交织了一些传奇的故事。所以我把母亲晚年时叨念的老事无序地记了下来。

父亲出生在山东黄河口子。祖父是个秀才。在山东祖坟的开阔地处有两棵树，树下是我们这支血脉的祖先。他的子孙们在给自己爹娘上坟祭扫时，总忘不了指着大树说，这是咱祖宗。

据说，祖宗的祖先在哪朝哪代为官，犯了满门抄斩大罪，老人家舍命救出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流落到这里，另一个不知去向。

我们的祖先先是在黄河入海的口子一带晒盐，后来在盐碱的荒原上拓荒屯田生生不息。谁承想，这片祖先拓荒的盐碱地下奔流着黑色的金子，现在是全国有名的胜利油田。

祖坟的古树下总有一些神奇的传说。说有一条千年大蟒，身上长鳞，头上长角，时不时地会金光闪烁地盘踞在古树上晒太阳。宅子中好多人都见过。母亲那年回老家给祖父送葬，在一个雨后的清晨，看见古树上一片金光，老人告诉母亲，那是神蟒，你的后人会有出息的。母亲牢记了这句话。这句话有些灵验，后来我大哥曾一度为官。

父亲在兄弟中排行老四。由于过多地接受了祖先生命链中叛逆的基因，从小桀骜不驯，用祖母的话说，跟那黄河壶口的水一样，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